

契丹语动词附加成分的研究

清格尔泰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契丹语的词形变化, 也和现代蒙古语族各语言一样, 分为静词类变化和动词类变化两大类。本文研究动词类变化中的附加成分。内容包括已经释读的副动词、形动词、陈述式及使动态的附加成分及其读音。

关键词: 契丹语; 动词; 附加成分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 H211.5 **文献标识码:** A

蒙古语族语言, 以至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形态变化, 主要表现在以名词为主的静词类的形态变化和动词类的形态变化。从初步了解的情况看, 契丹语的形态变化情况也不例外。但是从迄今契丹文的研究情况看, 还没有条件比较系统地阐述契丹语的形态变化体系。这是因为: ①契丹文字的出土资料, 虽已有三十来篇, 但文体比较单一, 基本上都是哀册和墓志。除了歌功颂德的诗句外, 就是有关人员的出生年月日、死亡年月日、相互关系、任职受勋情况, 以及一些主要的事迹。很多语法形式都不出现。②对于已经出现的一些语法形式, 现在的研究水平也还不能全部释读。能够释读的只占一部分。有些经常出现的语法形式(附加成分), 对其意义有所推测, 但对其读音还没有弄清, 因而也影响进一步的研究。

由于这些情况, 以下的介绍只是现有文献中经常出现的并大致了解其意义的动词附加成分。从它们的类别来说, 有动词词尾的附加成分和动词词干的附加成分。动词词尾附加成分里面有: 副动词附加成分、陈述式附加成分、形动词附加成分等。动词词干的附加成分则主要是使动态、被动态方面的附加成分。词干的这些附加成分往往涉及到动词的词汇意义, 而词尾附加成分则主要表示和其他的词(包括名词及其它动词)之间的句法关系。

一、副动词

副动词是一个句子中两个(或两个以上)动词的连结形式。一般处在句中的动词采取副动词形式, 处在句末的采取结束式(如陈述式)形式。两个动词可以直接相连, 但往往各自有各自支配的词组, 形成词组相联的形式。

从副动词形式的语法意义说, 多数属于两个动词的单纯连结形式。它表示意义上有关联的两个动词, 或在时间上有前后关系的两个动词。还有一部分副动词形式表示两个动词之间的制约性关系。如假定关系、让步关系、目的关系等等。这是在初步了解契丹文例句的基础上结合蒙古语族语言的一般特征来说的, 下面观察一些具体例句:

契丹语里比较明显地存在着以 **𐰺** (ai) **𐰽** (əi) **𐰸** (i) **𐰾** (ji) **𐰿** (oi) **𐰻** (ui) 等形式连结两个动词的现象。换句话说, 也就是以这些附加成分构成的副动词。如:

① **𐰺** **𐰽** **𐰸** **𐰾** **𐰿** **𐰻** (郎君 3)

禮 州之 诸官 命 鳩工 修饰

② 𠄎 年矢 竹 止半 又为 为半 𠄎 毛 年矢 今杏 丹关 穴 及太 刃万 全考
北

十年(于)印牌司郎君为十一年(于)夜日之首(起居官)授小

今亦 凡亦 关化 今金 (韩高十 14)

将 军 号 封

③口列 艾矢 丹冬 小卒 杰 全金 全旁 凡用 小丙 无土 上及 子立 本 (仲 23)

该月(于)又鲁王封南京之留守除

④土平 兮 卡 禾 禾 雨 今 文 丙 令 文 火 火 可 公
 穴 谷 和 禾 水 考 旁 友 考 矢 化 杏 立 丰 ……(道6)

云 庆 山 东 仙 游 殿 徙 寢

⑤ 困 中 屏 丰 矢 止 用 引 急 走 用 凡 谷 止 及 北 执 安 杰 谷 金 泰 谷 (仲 22)

皇統七年平章政事除郕王封

⑥ 屯 止又 火去 万土 未安 止困 及中 (仲 36)

一 品 使 至 右 丞 除

⑦一及化友伴公_全_上今水杰尔关化_金_中_央（仁先20）

北院 知院 除宋王号封

⑧ 矣 冬 本 九 安 丰 令 旁 九 同 旁 水 友 业 及 企 九 文 企 马 水 戈 火 中 同 相 关 化
清 宁 元 年 南 京 之 同 知 成 兼 中 书 令 之 号

金太
中
令
(仁先 22)

被封

⑨ 登 奔 峇 兀 考 友 凡 九 平 央 中 用 玳 來 戈 急 全 將 九 亦 止 及 子 丹 友 (仲 20)

太 子 少 师 任 龙 虎 卫 上 将 军 除

⑩金和 穴空 为安 亩丹 圣来 八关 出市 (郎4)

州之 诸官 与 酒 饮 欢欣 而归

例①中的 **𠂔** (ai), 例②中的 **𠂔** (ai) 和 **𠂔** (oi), 例③、例④中的 **𠂔** (əi)、例⑤、⑥中的

北 (i), 例⑦、⑧中的全 (ɔi~oi), 例⑨、⑩中的火 (ui) 的一个共同特点是, 它们的语音形式都是“与词干相同的元音+ i”。这点与蒙古语族语言类似。蒙古语、达斡尔语、土族语的副动词中的一类形式就是“与词干相同的元音+特定音”, 例如:

蒙古语 ab-a:d (拿)、xəl-ə:d (说)、og-o:d (给)

达斡尔语 gar-a:r (出去)、sons-o:r (听)、əl-ə:r (说)

土族语 au-a: (拿)、udɛ-e: (看)、jer-a: (找) (土族语的元音和谐律不太严格)

除了上述较多出现的副动词形式外, 还有一些副动词的形式。其中有的可能是制约性副动词。由于全部词语的意义还不完全清楚, 提出来供进一步研究。

① 仍欠 业考 中用 火火 凡丙 今文 万火 止升 火伏 火 北中 (郎 2-3)
 相 方 矢 水 火 考 坐 火关 无 所 睹
 唐 乾 陵(于) 至 宫 殿 陷 塌

② 金相 穴全 方安 苗付 圣水 火关 止市 (郎 4)
 火 火
 州之 诸官 与 酒 饮 欢欣 而归

③ 又旁 万全 火火 又由 圣当 又旁 止及 中欠 曲水 几火 仍当 (郎 3-4)
 火 火 北 火 火 火
 今 复 至 绘 像 新 成 廊 庑 四 起

④ 火 全生 九安 中 今雨 杰 旁安 小 十 邪 无 止及 (韩敌烈 5)
 及北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火
 统 和 元 年 秦 王之 丧 南 西 招 讨 拜

上例①、②中的水, 就其语音形式说, 与蒙古语族的副动词形式-tɣ一致。但意义可能稍微不同。“到某地”和“看到异常情况”之间, “饮酒”与“欢幸”之间的连接, 与单纯连接可能有些不同。①例中的坐与紧接的火火相接紧密。③例、④例的全北是否表示原因结果的关系, 可以研究。

二、陈述式动词

蒙古语族语言中作为句子谓语形式的动词是式动词。它们是一个句子的结束形式。式动词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陈述式, 另一类是希望命令式。陈述式里也还分现在时、未来时以及体的差别等。由于我们释读的契丹文体例单一, 很多形式还没有出来, 或已经出来, 我们还未识别。所以迄今见到的多数是陈述式, 而且在陈述式里边过去时较多。下边举动词陈述式的若干例子。它们多数采取(ɣa) alan、(gə) ələn、(ɣo) olon 等的语音形式。类似的过去时形式, 在蒙古语中有 la:、lə:、lɔ:、lo:等, 书面形式为 luya、lüge。它们之间有无同源关系, 需要进一步研究。

① 丁 亥 矢 兮 亥 九 丙 水 凡 谷 止 及 全 丁 屏 矢 曲 公 雨 凡 谷 金 金 中 太 中 又 (仲 8)

廿六(于) 副 宫 史 除 廿七(于) 观 察 使 封

② 亥 化 九 丙 水 中 丙 凡 土 止 及 全 凡 斗 圣 友 安 凡 中 用 和 关 化 金 金 中 太 中 又

上 京之 留 守 拜 兼 政 事 令之 号 封

③ 中 关 来 土 和 穴 全 谷 丹 止 中 凡 矢 和 全 伏 今 欠 州 中 方 又 (郎君 3)

醴 州之 诸官 命 鳩 工 修饰

④ 小 亥 化 仲 公 和 火 屈 亥 和 中 圣 和 止 及 用 中 又 (仁先 62)

南 院 院之 事 知 林牙 成为

⑤ 毛 止 及 矢 八 火 化 太 比 万 土 亥 来 安 止 及 用 中 又 (仲 36)

一 品 使至 右 丞 除

⑥ 坚 力 出 凡 火 雨 引 化 余 阳 用 又 (仁先 5)

查刺 瑰引 宰相 生了

⑦ 伏 考 伏 谷 无 又 八 用 凡 秀 今 禾 伏 巫 夷 公 亥 圣 凡 关 矢 只 平 太 中 伏 来 化 当 中 关

姐妹 五大 兴 哥 夫人 可汗 奴 大 师 嫁 第二 丽

金 文 今 禾 伏 今 中 丙 圣 凡 关 矢 只 平 太 中 伏 引 化 当 们 水 凡 秀 尔 火 节 夫人 富 留 太 师 嫁 第三 童 哥 娘子

节 夫人 富 留 太 师 嫁 第三 童 哥 娘子

全 用 凡 杰 公 亥 王 禾 凡 矢 只 平 太 中 伏 全 化 当 伏 行 余 伏 丹 焚 金 火 马 利 秀 引 化 丹 尔 (丹 ? 欠 ?)

定 光 奴 帝室 己 嫁 第四 涅睦 别胥 术里者 宰相

只 平 太 中 伏 今 币 及 雨 万 矢 金 文 今 禾 伏 丹 中 圣 凡 关 矢 只 平 太 中 伏 (智先 11-13)

嫁 第五 扬 节 夫人 迪里本 太 师 嫁

三、形动词

在蒙古语族语言里，形动词是动词次级类别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它既有动词的性质，又有静词的性质。它既可以充当句中分句的谓语，甚至充当主句的谓语，又可以充当静词的定语，修饰静词，甚至可以代替它所修饰的静词当作静词来使用成为动名词。因而形动词的

种类比较多：有代表各动词基本概念的不定式（词典中的形式），有表示“时间”范畴的过去时、现在将来时形动词，也有表示“体”的范畴的完成体、未完成体形动词，也有表示动词主体的主体形动词。在蒙古语里还有经常体形动词、持续体形动词、可能性形动词等等。把这些不同性质的形动词联系在一起，组成一个庞大的形动词类别的主要原因就是它们除了各自的特征外，有一个主要的共同的特征，这就是它们既有动词性，又有静词性，而且它们还能保持支配名词的能力。我们以下也以这个主要的特征来观察契丹语的形动词。

(一) 形动词 **刈**、**凡** 以及 **北**

契丹文研究小组在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已经释读 **𐰺** 原字的读音为 **ɣ**，**𐰽** 原字的读音为 **k**，这是从汉语借词的读音中推断出来的。当时又看到《许王墓志》盖中有：**𐰽** **𐰺** **𐰾** **𐰽** 及子 **𐰺** **𐰾** 和汉字的对译“掩闭日”，**𐰽** **𐰺** **𐰾** **𐰽** 是意为“掩闭”的动词，又是修饰 **𐰾**（日）的定语，所以很明显是形动词。**𐰺** 是形动词的附加成分。而 **𐰺** 又是与 **𐰽** 对称的，很像是蒙古语中阳性 **xu** 与阴性 **xü** 的对应（蒙古语有的方言土语里是 **ɣ** 与 **g** 的对应）。把 **𐰺** 与 **𐰽** 在词形变化中的情况进行初步对比时，可以发现如下情况：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frac{1}{2}$

这说明它们可能都是动词的变化形式，而且下边可以接加“格”的附加成分。这些都助于说明它们（**ᠰᠢ**、**ᠠᠢ**）是形动词的一个形式。在蒙古语中把相应的这个形式称作现在将来时形动词，有时候也叫作不定式形动词。

在后来的释读过程中，也常遇到**刈**、**九**的附加成分，但由于前后词句的意义不十分明瞭，只能举一些点滴的例子。如：

力冬 八 安息之地，火 屋牛 知事（事知），
牛列 列

上充 丹关 火 孟凡 万本 凡及 起居注记录的耶律固

另外,与ㄅ、ㄆ 的用法类似,在语音形式上与它们互补的还有ㄗ 原字。如果说ㄅ、ㄆ 的前后带有 a、ə (e) 元音的话,ㄗ 的前后则带有 o 元音。如:

全生 巫 嗣汗， 止北 止雨 賜品
及北

在年号中出现的**𡗗** 原字也说明这个问题。如：

(二) 形动词 **弱 拘 拘**

近些年来，随着契丹文新的资料陆续被发现，在有些资料的人名中发现了这个原字。在

汉字“只”、“治”、“直”相当于契丹语的 *dzi*、*tʃi* 等音，结合过去研究中已经知道

的它的元音为 u 音的知识，这个原字的整体发音可以定为 utʃ ~udʒ 以及 ütf~üdz。

在已释读的契丹文中，𐰽𐰺、𐰽𐰺、𐰽𐰺 的用例有：

南院院之事知者林牙使成

蒙古语族语言中与之类似的有主体形动词, 其附加成分为

蒙古语 qɬfi: uːniː mede-qɬf xun

达斡尔语 a:ɬʃ、ə:ɬʃ、o:ɬʃ: bitəɣ sor-o:ɬʃ xu:

土族语 dzin: jaudzə gui: dzin kun

契丹语的 **utŋ** 这个附加成分，在语音形式上，在意义上，都有些近似蒙古语族语言的上述附加成分。但蒙古语族语言里这些附加成分主要指人物，而在契丹语里它似乎可以指人物和行为。

在契丹小字的诸多原字中，𐰚 和 𐰖 可以说是最常用的原字，也是最常见的一个动词

友 出 中 急 乃 太 主 用 八 关 來 公 (郎 5)

圣用 只公 曲 北 凡才 公及 网为 (耶律奴2)
 伏 穴公 茶和

从**𠂔**与**𠂔**这两个原字在动词中的语音环境看，二者似乎是互补的，如：

金卷 令中
卡卷 今中
平卷 上卷
亥卷 上卷
土卷 百化
用本 失本
本本 止本
分本 半本
平本 尺本
子本 雨本

.....

冬 力 今 和 子 及 又 矢 至 主 出 今 用 兌 (仁 16)

兴宗皇帝陵(于)闭同安息

丕 卮 𠂔^考_反 𠂔^和 𠂔^化 今金_{中本} 𠂔^水 九用_和 𠂔^丙 𠂔^土 今为_本 (萧令公 11)

太子少师号封中京留守任

又化 今丙 朱朱 只公 (仁先 33)

马 紉邻 王(于) 赐

令丙 伏 伏 中 圣 虫 火 杏 丰 田 公 (仁先8)

紂邻 王 开泰 二 癸 丑 年 生

^金丙 ^火宅 无 丰 金 及 凡 又 火 又 金 将 封 ^金金 ^火火 ^金金 (仲 20)

天会 十 五 年 左 金 卫 上 将 封

根据上述一些情况，我们曾推定𐰚与𐰚二者是语法意义相同的句末谓语动词过去时附加

成分。𐰚的主要元音为 a，𐰚的主要元音为 ə。蒙古语族语言中的 bai、bei 或 ba、be

可能与它们是对应的。但这个对应关系的推测落实不了。近些年在一些墓志的固有名词（地名、人名）中出现了这两个原字。这对确定它们的读音提供了有利条件。《耶律迪烈墓志铭

考释》（《民族语文》2000 年第一期）中出现了^金乃 ^金和 ^金令 ^火火 ^火火 等字样，

释读为“塌母里城之度使之事知”。此前几年（1993-1995）发表了几篇关于《耶律宗教墓志》

的研究文章。在这个墓志的契丹文部分里也有类似的文字。即：^金乃 ^金和 ^金令 ^火火（塌

母里城之度使）。这两段文字，都表示“塌母城节度使”。《辽史》卷 96 有“耶律迪烈传”，其中说：“大安中，改塌母城节度使”。所以，对这些文字的释读，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上边

那些契丹原字中，除𐰚原字外，其他的原字都已释读。其中^金令 应为^金余，而^金余

=^金令。𐰚原字又有另一种写法中的𐰚原字给标注了读音。𐰚原字的读音为 ar~ur，

参照过去已知𐰚的主要元音为 a 这个条件，不难确定𐰚的读音应该是 ar。

𐰚的读音确定后，为解决𐰚的读音也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果𐰚的读音是 ar，那

么相对应的𐰚很可能是 ər。在这一时期的墓志考释文章里也发现了人名^金金 与汉译名

“特木里”对应的情况。这对𐰚原字读 ər 提供了旁证。

在读音问题解决后，它们所表示的语法范畴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前面列举的例子里它们表示句末动词过去时的意义可以成立，但这不等于说它们是动词陈述式的过去时形式。以蒙古语族语言的情况说，形动词既可以充当句末动词谓语，又可以起形容词甚至名词的作用。如：

①tər xun otfigdor irsən

那个 人 昨天 来的

② otfigdor irsən tər xun

昨天 来的 那个 人

在例①里，“irsən”（来的）这个过去时形动词，充当了句末动词谓语，而在例②里，同样的

“irsən”这个过去时形动词，充当了“tər xun”（那个人）的定语。契丹文中已释读的

句子里，𐰚、𐰚两个原字似乎也有类似的形动词的作用。如：

将 军 小 名 维 耶 尔 字 敖 鲁 宛 生 父 讹 里 本 大 王

父某人)在《博州防御使墓志》(4行)里,在《宋魏国妃墓志》(4行)里都有出现。在《耶

志》9 行中的“矢 只 公 主 王 和 必 雨”（天授皇帝之蒙）可能都是作为形动词使用的。

父 令 中 岑 (天庆) 父 仝 丙 岑 (天会) 父 令 丙 岑 (天会) 父 仝 金 岑 (天眷) 父 令 金 岑 (天

在蒙古语和满语中都没有形式和意义基本一致的这类形动词附加成分。但是 G·J·兰司铁在其《阿尔泰语言学导论》中,从宏观的角度说,在包括朝鲜语在内的“四种语群的任何一种语言内部可以容易地辨识出以-r 为词尾并具有将来时或现在将来时意义的形动词”。

于这一类的是-ra、-ura（目的式词尾）和-run、-urun（准备副动词）”，“在通古斯语中，

具有将来时意义的形动词词尾-r、-ra……在果尔特语和满语中-ra、-re 是将来时形动词的

词尾”，“在朝鲜语内，将来时形动词的词尾是-l、-il、-al。以-r 结尾的形动词则是最常用的一种动词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这些可作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的线索。

这几个原字也是常用的原字。契丹文研究小组曾对“出”和“当”的读音推测为[tʃu]

音方面可能有某些共同点，也许“出”用在阳性词里，“当”用在阴性词里。这一时期的

其他研究者们对其读音也提出了种种不同的意见。清格尔泰在《契丹小字的动词附加成分》（《民族语文》1992 年第 2 期）中提出“**出**”和“**当**”是相关的动词变化形式，它们既能充当谓语，有能充当名词的修饰语。有时后边可接加可能是表示格的**𐰺**、**𐰽**等附加成分。这些都很像蒙古语族语言中的形动词的特点，如：

① 李友 戈土 不有
卡 出

甘露降

③ 公半 升 升
化 立 升
为 出

和好之目

② 屯 至 升 矢 田 当

十八日(于)生

④主 祭 介 必 田 当 天

皇太后之生目

在①、②例里“**出**”、“**当**”充当了谓语的附加成分，而在③、④例里，“**出**”、“**当**”充当了定语的附加成分。

关于它们的读音，“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出现在 a 类元音之后，而“当”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出现在 ə 类元音之后。如：

将上述这些情况综合考虑，曾推测出“**出**”、“**当**”两个附加成分可能和蒙古语族语言中的“**san**”、“**sən**”相当，根据契丹语中尾音常脱落的特点，也可能读成 **sa**、**sə**。这是一种推测，尚待以后能否证实。

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耶律宗教墓志》的发表，过去的种种拟音都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即实先生在对照研究契丹文墓志和汉文墓志的过程中，改变了他过去对几个原字的拟音。其中包括：“^令金^当”应读“特免”，特每应作^令金^谷（1994年手写稿）。刘

凤翥先生也在《契丹小字解读五探》(《汉学研究》1995年)中给“^{今企}当”标注为“特每”。

后来在一些释读文章里，对 **令金** **当**、**令金** **芬** 的标音不同外，对 **空用** **当**、**空用** **芬**、**令生** **万当**、**令生** **芬**、**令本** **立出** ……等的标音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混乱。由同样一个词干构成的人名，为什么产生不同的词尾？这问题需要作为一个研究课题进行通盘研究。

这一时期正好有两篇文章研究了这问题。一篇文章是《契丹语的名词附加成分-n 和-in》（聂鸿音，《民族语文》2001 年第 2 期），另一篇是《契丹名、字初探》（刘浦江、康鹏《文史》2005 年第 3 期）。在聂先生的文章中说，契丹人的“字”是在“名”后边粘附附加成分形成的。其附加成分有互补关系：在元音 a、e、i、o 后面为-n，在辅音和元音 u 后面为-in。下面举其几个例子：

撒刺 (sara) —— 撒懶 (sara-n), 敌烈 (dile) —— 敌犂 (dile-n)

乙辛 (isin) —— 乙辛隐 (isin-in), 室鲁 (širü) —— 石鲁稳 (širü-in)

刘先生的文章进一步涉及到了“名”和“字”的契丹文的写法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文中谈到契丹人名的全称，一般“第二名”(字)在前，小名(名)在后。“在契丹人的某些父子的第二名和小名之间，存在着词法意义上的相同形式的关联，即父亲的第二名与其长子的小名是同根词，前者的惯用词形均为后者添加属格附加成分的形式。”关于这种现象从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解读，有兴趣的读者可查看原文。我们在这里节录与𐰺、𐰽的读音有关的内容如下：

长子小名	父亲第二名
𐰺𐰽 (何鲁不)	𐰺𐰽 伏 (曷鲁本)
𐰺𐰽 (查刺)	𐰺𐰽 出 (查懒)
𐰺𐰽 (特末)	𐰺𐰽 当 (特免)
𐰺𐰽 (低烈)	𐰺𐰽 当 (敌犂)

刘先生从一些例子归纳出的契丹字附加成的音质及其分布情况如下：

契丹小字 伏：其读音范围为 in~ən，粘附在辅音或元音 u 之后；

契丹小字 出：可拟音为 -n，多出现在 a 类元音之后；

契丹小字 当：音值范围可构拟为 in~ian，多出现在 ə 类元音之后；

契丹小字 𐰽：音值范围可暂拟为 n~in，多粘附在元音 o 之后（其例词有𐰺𐰽 撒板、
撒本）；

契丹小字 𐰽：拟音为 -un，可粘附在元音 u 之后（其例词 𐰺𐰽 曷鲁恩）。

这些附加成分的分布情况及其音值，完全符合以汉字书写的这些人名的情况。但是从契丹小字的拼读规律看，有些字的读音有进一步斟酌的余地。其中“伏”和“𐰽”没有什么问题。其余三个，如果比照类推的话，“出”应读 an，“当”应读为 ən，“𐰽”应读为 on。这样拟音的理由是：

①上述五个附加成分，可以构成一个互补的体系，即：an（出）、ən（当）、in（伏）、on（𐰽）、un（𐰽）。

②契丹小字中，接字连字的一个规律就是叠接，因而叠接的现象在契丹语词中比比皆是。契丹人似乎认为相接的两个原字在连接点上应该有共同性，这样才能连接得好。

③上述五个附加成分，除了有-n 辅音字尾的共同性以外，应该有其元音方面的差异性，否则就不需要用不同的原字了。

上述拟音是否能解释我们在释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呢？

(1) 关于“特每”引起的问题。看来，“特每”、“特抹”、“特麼”、“特末里”是一个人的“名”的问题，而“特末衍”、“特末隐”、“特免”、“特满”是一个人的“字”（第二名）的问题。作为“名”的写法的 $\frac{\text{令金}}{\text{茶}}$ 、 $\frac{\text{全金}}{\text{茶}}$ 的读音应为 tāmər（特末里），没有“里”的汉字写法是它的省略的写法。作为“字”（第二名）的写法的 $\frac{\text{令金}}{\text{当}}$ 、 $\frac{\text{全金}}{\text{当}}$ 的读音应为 tāmə'an~təme'en（特末衍、特免等）。从“名”派生“字”（第二名）时，为了发音方便，去掉了原有的词尾“ər”，换上了新的附加成分 an。这种现象在蒙古语族语言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如在“nōxör”（朋友）这个词上接加复数附加成分-d 时，把 r 取掉，变为“nōxöd”（朋友们）。从 $\frac{\text{令用}}{\text{券}}$ （敌烈）派生 $\frac{\text{令用}}{\text{当}}$ （敌羣），也有类似的情况，由于语音变化不大，不像“特末里”那样明显。

(2) 从 $\frac{\text{全为}}{\text{查}}$ 查刺 (tʃara) 派生的 $\frac{\text{全为}}{\text{出}}$ 查懒 (tʃara'an~tʃaran)，只是接加了附加成分“an”，问题比较清楚。从 $\frac{\text{全本}}{\text{为}}$ 撒刺 (sara) 派生的 $\frac{\text{全本}}{\text{为出}}$ 、 $\frac{\text{全本}}{\text{出}}$ 可能读为 sara'an~saran，或读 sarʏan 等。有些细节可以继续研究，但问题已经不太大。

读音问题解决后，继续观察它们的用例时，发现它们两个还有与它们同类的互补的附加成分。它们在契丹人名制上形成互补的一组附加成分的同时，似乎在形动词的附加成分方面，也形成类似的一组附加成分。这些附加成分为：出 (an)、当 (ən)、伏 (ʏ)

(in)、雨 (on) 等。付伏、付ʏ (ʏ) 似乎与伏 (ʏ) 有联系。如：

① $\frac{\text{伏牛}}{\text{凡}}$ $\frac{\text{主王}}{\text{雨}}$ $\frac{\text{公牛}}{\text{化出}}$ 八矢 $\frac{\text{久出}}{\text{本}}$ 及子 $\frac{\text{及子}}{\text{ʏ}}$ (智先 7)

太宗 皇帝之逝世之地 (于) 掩闭

② $\frac{\text{凡安}}{\text{全}}$ $\frac{\text{公牛}}{\text{友出}}$ 凡水 来茶 (仁先 12)

诸国 和好之 功 记

③ $\frac{\text{令茶}}{\text{公}}$ 凡杰 中用 凡亦 杰尔 $\frac{\text{公牛}}{\text{矢}}$ $\frac{\text{出凡}}{\text{当}}$ 月全 (宗教 1)
故 廣 陵 郡 王 墓 (于) 刻的 铭

④ 无 田当 ^{列冬}_方 才祭 (宗教 37)

一生之禍福

⑤ 雨伏 𠂔𠂔 𠂔𠂔 𠂔𠂔 𠂔𠂔 (耶律奴 34)

嘲引 王之 安息之 蒙

⑥ 令丙 杰尔 力冬 公存 (仁先 70)
刃伏 丹伏

紉 邻王之 安息之墓

⑦ 久 止 及 子 丹 麥 及 瓦 止 不 有
本 列 出

掩 闭 日 甘 露 降

⑧ 百令 无 又 入用 入旁 今泰伏 …… 登 凡矢 只泰 平当 和化当 中关 全文

女儿 五 大 兴 哥 夫人 太师（于） 嫁 第二 礼 节

分禾 伏 登 凡矢 只平 谷当 企当 们太 火秀 尔火 今用 公及 至凡 禾矢

夫人 太师(于)嫁 第三 童 哥 娘子 定 光奴 帝室己(于)

只平令化伏行止焚.....弓引引化只平令市万急今文个黍.....
谷当与当欠欠欠金火.....旁旁旁朱谷谷及肉百急今文个伏.....

嫁 第四 涅睦袞 别婿 术里者 宰相（于）嫁 第五 杨 节 夫人

才茶 舟中 至 凡矢 只平 谷中 伏 (仁先 7-8 行)

胡睹堇 帖刺卜太师（于）嫁

⑨ 今出 安火 九火 杰示 出关 止及 中伏 土安 丁 亥矢 劣安 伏丹 (弘用 17-18)

宋魏国王之妃成为岁二十六(于)薨

(10) 登 命 杏 𠂔^考_爻 𡗗 九^平_尺 𣎵 玼 岑 𢇛^气 全 并 凡 亦 止及
子丹 爻 (仲 20)

太子少师任龙虎卫上将军成为

⑪ 吊气 无火 万土 未安 巫哭 无火 无太 出子 及中 (仲 21)

尚 书 右 丞 韩 国 公 除

(12) 口 非 父 今丙 宅 圣 今考 巫 丑 半 尸安 及 平 宅 宅 丹 业及 肉 (郎)

该时天会十二甲寅年仲冬十四日是也

例①、例②是“出”充当定语的例子。例③、例④是“当”充当定语的例子。例⑤、

例⑥是“**伏**（**舟伏**）”充当定语的例子。例⑦是“**出**”充当述语的例子。例⑧是“**当**”

充当述语的例子。例⑨、⑩、⑪、①是 **升伏**、**升爻**、**中**、**爻** 充当述语的例子。例⑫是 **雨** 充当述语的例子。

把这些联系在一起讨论，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语法作用和语音形式有共同点。语法作用方面的共同点是既能充当定语，又能充当述语，具有形动词的特征。并且具有过去时和完成体的意义。共同的语音形式是都以 **-n** 辅音结尾，其元音则根据该动词的词干元音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即根据词干的 **a**、**ə**、**i**、**u**、**o** 等元音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在蒙古语族语言中类似的形动词在北部古老的布里亚特语中有现在过去时形动词 **-aa**、**-əə**、**-oo**、**-өө**。它们之间的意义、用法相近，在语音形式上布里亚特语没有词尾的 **-n** 辅音。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契丹语中陈述式过去时和意义相近的形动词之间的关系，与布里亚特语中陈述式过去时和意义相近的形动词之间的关系，在语音差别方面有类似之处。在契丹语中，陈述式过去时形式是 **(a) lan**、**(ə) lən**、**(o) lon** 等，而类似的形动词形式为 **an**、**ən**、**on** 等。在布里亚特语里，陈述式过去时形式为 **lai**、**lāi**、**loi** 等，类似的形动词形式为 **aɪ**、**əɪ**、**oɪ** 等。如果换成传统蒙古书面语的写法则是陈述式过去时的写法为 **luṡa**、**lüge**，类似的形动词的写法为 **ṡa**、**ge**。如果把关系简化一下，可表示为：

契丹语中陈述式与形动词的差别为：**lan**、**lən**、**lon** : **an**、**ən**、**on**

布里亚特语中陈述式与形动词的差别为：**luṡa**、**lüge** : **ṡa**、**ge**

这种情况，能否说明一些内在关系，可作为今后研究的课题。这里只谈了布里亚特语的情况。其实这些语法形式在其他蒙古语地区也都存在，**luṡa**、**lüge** 在各地区的变形，也都有同样的语法意义，**ṡa**、**ge** 的地区变形，使用范围宽窄不一，而且多数地区把它的语法意义定为持续体意义。

此外在考虑亲属语言中的相关形式时，也可以考虑阿尔泰语言中的过去时形动词附加成分 **-n** 和 **-in**，它们在各语言中一般都变成了构成名词或别的词类的附加成分。还有附加成分 **-gan**、**-gin** 等（参见 G.J. 兰司铁《阿尔泰语言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五）动词词干的附加成分

蒙古语族语言的动词的构造，大致上可分解为“词根+构词附加成分+构词、构形兼有的附加成分+词尾”。词尾也属于构形附加成分，而除词尾以外的部分通常叫作词干。我们

现在要讨论的词干的附加成分，属于词根和词尾二者之间的部分。这一部分如果仔细分析，问题也很多，鉴于当前的释读水平，我们主要讨论比较明显的多见的使动态、被动态的问题。蒙古语族语言中，动作的使动、被动的意义，一般以词干中的附加成分（有时称为“中缀”）来表示。如：

蒙古语：suɣ (坐)——suɣ-lɣaɣ (使坐)

xur (到)——xur-gə (使到)

土族语：ntəraɣ (睡)——ntəraɣ-lɣa (让睡)

ideɣle (化脓)——ideɣle-lɣa (使之化脓)

蒙古语中的-lɣaɣ(-lgəɣ、-lɣɣɣ、-lgoɣ)和-lɣaɣ(-gəɣ、-lɣɣɣ、-goɣ)，土族语中的-lɣa、-lɣa 就是使动态附加成分。其中，-lɣaɣ等用在元音之后，-lɣaɣ等用在辅音之后。在契丹文中，从已释读的例句来看，使动态附加成分为𐰺𐰆 (lɣa)、𐰺𐰆 (alɣa)、𐰺𐰆 (ulɣa) 和𐰺𐰆 (lgə)、𐰺𐰆 (ulgə)，这些一般用在元音后。前者用在阳性词，后者用在阴性词。还有𐰺 (ɣa)、𐰺 (gə)、𐰺 (go)，这些一般用在辅音后。𐰺 用在阳性词，𐰺 用作阴性词，𐰺 用在圆唇宽元音后。

根据上述这些情况看，蒙古语、土族语等蒙古语族的一些语言与契丹语之间，在动词使动态的语音形式和用法方面基本一致。

下面举一些例子：

①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耶律奴 2)
司 家 奴 撰

②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仁先 68)
墓上 刻的 铭文 使撰

例①的“𐰺”为“撰写”的词根形式，例②的“𐰺𐰆”为使动态附加成分。

③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仁先 33)
开泰 二 癸 丑 年 生

④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𐰺 (弘用 2)
生 父 讹里本 大 王

例③的“𐰺”为“出生”的词根形式，例④的“𐰺𐰆”为使动态附加成分。“生父”

在契丹语的直译为“使之出生的父亲”。

⑤ 一 及化 友 仲公 止反 今水 杰不 关化 令金 中谷 中反 (仁先 20)
北 院 知 院 除 宋 王 号 封

⑥ 国中 屏 中矢 止用 引矢 友用 化谷 止反 中谷 杰 全金 中谷 中反 (仲 22)
皇统 七 年 平 章 政 事 除 郾 王 封

例⑤、例⑥中的“令金”词根，原意可能是“上榜”、“上昇”之类的意思。后面加使动态附加成分后，变为“使之上昇”或“封”之类的意思。契丹人常用的人名 令金 全金 的词根似乎也相同。

⑦ 及化 令丙 杰朱 只谷 (仁先 33)
马 紉邻 王(于) 赐

⑧ 万矢 伞文 今禾 伏 …… 升中 丕 又关 只平 谷中 伏 (智先 13)
扬 节 夫人 迪里本 太 师(于) 嫁

⑨ 兴用 兴秀 今禾 伏 …… 丕 化矢 只平 谷当 (仁先 7)
兴 哥 夫人 太 师(于) 嫁

例⑦的“只”为“给”、“赠与”的词根，例⑧、例⑨中，加上“平谷”这个使动态附加成分后，表示了“使嫁”的意思，直译为“被赠与”。

⑩ 令丙 杰不 力冬 付伏 公布 (仁先 70)
紉邻 王之 安息之 墓

⑪ 兴关 今出 主 王和 矢又 及子 杰今 力冬 立本 (仁先 16)
兴 宗 皇 帝之 陵(于) 闭 同 安息

例⑩的“力冬”为“安息”的词根，例⑪后面接加了使动词附加成分“立”，使其意义变为“使之安息”。

⑫ 停矢 业秀 中用 兴火 …… (郎 2)
唐 乾 陵 至

⑬ 土平 今卡 辰和 为 雨扎 今文 万丙 今文 兴火 寸谷 …… (道 6)
云 庆 山 东 仙 游 殿 徙 殓

例⑫“ 𐰺𐰍 ”是一个词根，意为“至”；“ 𐰺𐰍𐰏 ”似乎是一个带了构词成分“ 𐰏 ”的意义相近的一个词干。例⑬是在 𐰺𐰍𐰏 基础上接加使动态附加成分“ 𐰢 ”的，意义为“使之至”，或“徙”。从接加“ 𐰢 ”的情况看 𐰺𐰍𐰏𐰢 也许读如[kurge]。

⑭ 𐰺𐰍𐰏 𐰢𐰏 𐰏𐰏 𐰏𐰏 𐰏𐰏 𐰢𐰏 (郎 5)
仲 冬 十 四 日 是也

⑮ 小 𐰢𐰏 𐰏𐰏 𐰏𐰏 𐰏𐰏 𐰏𐰏 𐰏𐰏 𐰏𐰏 (仁先 62)
南 院 院之 事 知者 林牙 使成

⑯ 𐰏𐰏 𐰢𐰏 𐰏𐰏 𐰏𐰏 𐰏𐰏 𐰏𐰏 (仲 36)
一 品 使至 右 丞 使成

例⑭“ 𐰢𐰏 ”是意为“是”的词根。读音为[bɔɣ], 与蒙古语的[bɔɣl] (是)可能是同源词。例⑮、⑯的 𐰢𐰏 (bogo)是表示“使成”的意思。按一般规律，元音“ 𐰢 ”之后应接加“ lyə ”类的附加成分。未按一般规律的原因，或者属于例外现象，或者原来与蒙古语一样曾有辅音l，因而与蒙古语一样是bɔɣlɣɔɣ，后来l音脱落，但附加成分未变。

以上从与其他蒙古语族语言一致的方面介绍了使动态的情况。实际上蒙古语族之间，使动态的使用情况各有不同。契丹语和土族语一样，只有 lyə 和 ɣə 两类使动态附加成分。蒙古语则有三类：除 lyə 和 ɣə 两类以外，还有 ɣul 一类，而且 lyə 和 ɣul 两类为主， ɣə 类的使用范围缩小，变得以构词为主的附加成分。更主要的是蒙古语还有一个“被动态”，如： tɣɔxɔx (打)和 tɣɔxɔx-dɔx (被打)，在契丹语和土族语里都以使动态来表示。

(六) 结束语

根据已经释读的契丹文的语句，初步分析归纳的契丹语动词附加成分如下：

1. 副动词附加成分： 𐰢 (ai) 𐰏 (ei) 𐰏 (i) 𐰏 (ɔi) 𐰏 (oi) 𐰏 (ui)等；
2. 陈述式附加成分，过去时： 𐰏 (ɔɣ) 𐰏𐰏 alan、 𐰏𐰏 (əɣən)、 𐰏𐰏 (olon)等。
3. 形动词附加成分，其中：

不定式形动词： 𐰏 (ɣa)、 𐰏 (gə)、 𐰏 (ɣo)

主体形动词： 𐰏𐰏𐰏 (u:tɣ、ü:tɣ)

不定过去时形动词（为区别起见，暂名）：𐰇 （ar~ra）、𐰇 （ər~rə）

过去时（或完成体）形动词：𐰇 （an）、𐰇 （ən）、𐰇 、𐰇 （in）、𐰇 （on）、𐰇 （un）

4. 动词词干中的附加成分

使动态附加成分：𐰇𐰇 （lɣa）、𐰇𐰇 （alɣa）、𐰇𐰇 （ulɣa），𐰇𐰇 （lgə）、𐰇𐰇 （ulgə），
𐰇 （ɣa）、𐰇 （gə）、𐰇 （go）

由于当前契丹文释读水平所限，这些附加成分很不完全，也不太精确。比较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归纳，有待于契丹文资料的进一步发现和释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契丹文研究工作者的进一步的共同努力。

A Research on Verbal Affixes of Khitan Language

qinggeltai

(Mongolian Studies Colleg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010021 Hohhot, Inner Mongolia)

Abstract: Similar to that of Modern Mongolian Languages,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Khitan Language fall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Nominals and the Verbs. The thesis studies the affixes of the verb in Khitan Language, including Gerundial and Verbal Nouns, the declarative and passive mood affix which has already been explained and their pronunciation.

Key Words: Khitan Language; Verb; Research on Affix

收稿日期: 2007-06-04;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契丹小字再研究”(02JAZJD84000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契丹文释读与契丹语语法研究”(06CMZ006)。

作者简介: 清格尔泰(1924—)男,蒙古族,内蒙古宁城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蒙古语以及蒙古语族语言、满洲语、契丹小字等领域的研究。